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話說南京城裏每年四月半後秦淮景致漸漸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樓子換上涼篷撐了進來船艙中間放一張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擺着宜興沙壺極細的成窰宣窰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遊船的備了酒和殽饌及果碟到這河裏來游就是走路的人也買幾個錢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吃慢慢而行到天

色晚了每船兩盞明角燈一來一往映着河裏上下明亮自文德橋至利涉橋東水關夜夜笙歌不絕又有那些遊人買了水老鼠花在河內放那水花直站在河裏放出來就和一樹梨花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時纔歇國子監的武書是四月盡間生辰他家中窮請不起客杜少卿備了一席菓碟沽幾觔酒叫了一隻小涼篷船和武書在河裏游游清早請了武書來在河房裏吃了飯開了水門同下了船杜少卿道正字兄

我和你先到淡冷處走走叫船家一路蕩到進香河又蕩了回來慢慢吃酒吃到下午時候兩人都微微醉了蕩到利涉橋上岸走走見馬頭上貼着一个招牌上寫道毘陵女士沈瓊枝精工顧繡寫扇作詩寓王府塘手帕巷內賜顧者幸認毘陵沈招牌便是武書看了大笑道杜先生你看南京城裏偏有許多奇事這些地方都是開私門的女人住這女人眼見的也是私門了却掛起一個招牌來豈不可笑杜少卿道這

樣的事我們管他怎的且到船上去煨茶吃便同下了船不吃酒了煨起上好的茶來二人吃着閒談過了一回回頭看見一輪明月升上來照得滿船雪亮船就一直蕩上去到了月牙池見許多遊船在那裏放花炮內有一隻大船掛着四盞明角燈鋪着凉簟子在船上中間擺了一席上面坐着兩个客下面主位上坐着一位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綴脚下凉鞋黃瘦面龐淸淸疏疏三綹白鬚橫頭坐着一个少年白淨

面皮微微幾根鬍子眼張失落在船上兩邊看

女人這小船走近大船跟前杜少卿同武書認

得那兩个客一个是盧信侯一个是莊紹光都

認不得那兩个人莊紹光看見二人立起身來

道少卿兄你請過來坐杜少卿同武書上了大

船主人和二位見禮便問尊姓莊紹光道此位

是天長杜少卿兄此位是武正字兄那主人道

天長杜先生當初有一位做贑州太守的可是

貴本家杜少卿驚道這便是先君那主人道我

四十年前與尊大人終日相聚叙祖親尊翁還是我的表兄杜少卿道莫不是莊濯江表叔麽那主人道豈敢我便是杜少卿道小姪當年年幼不曾會過今幸會見表叔失敬了從新同莊濯江叙了禮武書問莊紹光道這位老先生可是老先生貴族莊徵君笑道這還是舍姪那是先君受業的弟子我也和他相別了四十年近日纔從淮揚來武書又問此位莊濯江道這便是小兒也過來見了禮齊坐下莊濯江叫從新

拿上新鮮酒來奉與諸位喫莊濯江就問少卿兄幾時來的寓在那裏莊紹光道他已今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尊居現在這河房裡莊濯江驚道尊府大家園亭花木甲於江北爲甚麽肯搬在這裡莊紹光便把少卿豪舉而今貲金已隨手而盡略說了幾句莊濯江不勝歎息說道還記得十七八年前我在湖廣烏衣韋四先生寄了一封書子與我說他酒量越發大了二十年來竟不得一回酣醉只有在天長賜書樓吃

了一場九年的陳酒醉了一夜心裏快暢的緊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訴我我彼時不知府上是那一位做主人今日說起來想必是少卿兄無疑了武書道除了他誰人肯做這一个雅東杜少卿道韋老伯也是表叔相好的莊濯江道這是我髫年的相與了尊大人少時無人不敬仰是當代第一位賢公子我至今想起形容笑貌還如在目前盧信侯又同武書談到太伯祠大祭的事莊濯江拍膝嗟歎道這樣盛典可惜

來遲了不得躬逢其盛我將來也要怎的詩一件大事屈諸位先生大家會一會我就有趣了當下四五人談心話舊一直飲到半夜在杜少卿河房前見那河裏燈火閙珊笙歌漸歇耳邊忽聽得玉簫一聲衆人道我們各自分手罷武書也上了岸去莊濯江雖年老事莊紹光極是有禮當下杜少卿在河房前過上去回家莊濯江在船上一路送莊紹光到北門橋還自已同上岸家人打燈籠同盧信侯送到莊紹光家方

纔回去莊紹光西廳信侯住了一夜次日依舊同往湖園去了莊濯江次日寫了莊潔率子非熊的帖子來拜杜少卿杜少卿到蓮花橋來回拜留着談了一日杜少卿又在後湖會着莊紹光莊紹光道我這舍姪亦非等閒之人他四十年前在泗州同人合本開典當那合本的人窮了他就把他自己經營的兩萬金和典當拱手讓了那人自己一肩行李跨一个瘦驢出了泗州城這十數年來往來楚越轉徙經營又自致

數萬金纔置了產業南京來住平日極是好友敦倫替他尊人治喪不曾要同胞兄弟出過一个錢俱是他一人獨任多少老朋友死了無所歸的他就殯葬他又極遵先君當年的敎訓最是敬重文人流連古蹟現今拿着三四千銀子在雞鳴山修曹武惠王廟等他修成了少卿也約衡山兄來替他做一个大祭杜少卿聽了心裏歡喜說罷辭別去了轉眼長夏已過又是新秋清風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滿城的

人都叫了船請了大和尚在船上懸掛佛像鋪設經壇從西水關起一路施食到進香河十里之內降眞香燒的有如烟霧溟濛那鼓鈸梵唄之聲不絕於耳到晚做的極精緻的蓮花燈點起來浮在水面上又有極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獄救罪之說超度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變做西域天竺國到七月二十九日清涼山地藏勝會人都說地藏菩薩一年到頭都把眼閉着只有這一夜纔睜開眼若見

滿城都擺的香花燈燭他就只當是一年到頭都是如此就歡喜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所以這一夜南京人各家門戶都搭起兩張桌子來兩枝通宵風燭一座香斗從大中橋到清涼山一條街有七八里路點得像一條銀龍一夜的亮香烟不絕大風也吹不熄傾城士女都出來燒香看會沈瓊枝住在王府塘房子裏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燒香回來沈瓊枝自從來到南京掛了招牌也有來求詩的也有來買斗方的

也有來托刺繡的那些好事的惡少都一傳兩兩傳三的來物色非止一日這一日燒香回來人見他是下路打扮跟了他後面走的就有百十人莊非熊却也順路跟在後面看見他走到王府塘那邊去了莊非熊心裡有些疑惑次日來到杜少卿家說這沈瓊枝在王府塘有惡少們去說混話他就要怒罵起來此人來路甚奇少卿兄何不去看看杜少卿道我也聽見這話此時多失意之人安知其不因避難而來此地

我正要去問他當下便謁非非熊在河房看新月又請了兩个客來一个是遲衡山一个是武書非非熊見了說些閒話又講起王府塘沈瓊枝賣詩文的事杜少卿道無論他是怎樣果真能做詩文這也就難得了遲衡山道南京城裏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還數不清還那个去求婦女們的詩文這个明明借此勾引人他能做不能做不必管他武書道這个卻奇一个少年婦女獨自在外又無同伴靠賣詩文過日子

恐怕世上斷無此理只恐其中有甚麼情由他既然會做詩我們便邀了他來做做看說著吃了晚飯那新月已從河底下斜掛一鈎漸漸的照過橋來杜少卿道正字兒方纔所說今日已遲了明日在舍間早飯後同去走走武書應諾同遲衡山莊非熊都別去了次日武正字來到杜少卿家早飯後同到王府塘來只見前面一間底矮房屋門首圍著一二十人在那裡吵鬧杜少卿同武書上前一看裏邊便是一个十八

九歲婦人梳着下路綹鬏穿着一件寶藍紗大領披風在裡面支支喳喳的嚷杜少卿同武書聽了一聽纔曉得是人來買繡香囊地方上幾个喇子想來拿個頭却無實跡倒被他罵了一場兩人聽得明白方才進去那些人看見兩位進去也就漸漸散了沈瓊枝看見兩人氣槩不同連忙接着拜了萬福坐定彼此談了幾句閒話武書道這杜少卿先生是此間詩壇祭酒昨日因有人說起佳作可觀所以來請教沈瓊枝

道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這裡來的不是把我當作倚門之娼就是疑我為江湖之盜兩樣人皆不足與言今見二位先生既無狎玩我的意思又無疑猜我的心腸我平日聽見家父說南京名士甚多只有杜少卿先生是個豪傑這句話不錯了但不知先生是客居在此還是和夫人也同在南京杜少卿道拙荆也同寄居在河房內沈瓊枝道既如此我就到府拜謁夫人好將心事細說杜少卿應諾同武書先別了出

來武書對杜少卿說道我看這个女人實有些奇若說他是个邪貨他却不帶淫氣若是說他是人家遣出來的婢妾他却又不帶賤氣看他雖是个女流倒有許多豪俠的光景他那般輕倩的裝飾雖則覺得柔媚只一雙手指却像講究勾搬冲的論此時的風氣也未必有市中女子同那紅線一流人却怕是負氣鬬狠逃了出來的等他來時盤問盤問他看我的眼力如何說着已回到杜少卿家門首看見姚奶奶背着

花籠兒來賣花杜少卿道姚奶奶你來的正好我家今日有个希奇的客到你就在這裡看看讓武正字到河房裡坐着同姚奶奶進去和娘子說了少刻沈瓊枝坐了轎子到門首下了進來杜少卿迎進內室娘子接着見過禮坐下奉茶沈瓊枝上首杜娘子主位姚奶奶在下面陪着杜少卿坐在窗槅前彼此敘了寒暄杜娘子問道沈姑娘看你如此青年獨自一个在客邊可有个同伴的家裡可還有尊人在堂可曾許

字過人家沈瓊枝道家父歷年在外坐館先母已經去世我自小學了些手工針黹因來到這南京大邦去處借此餬口適承杜先生相顧相約到府又承夫人一見如故眞是天涯知已了姚奶奶道沈姑娘出奇的針黹昨日我在對門葛來官家看見他相公娘買了一幅綉的觀音送子說是買的姑娘的眞个畫兒也沒有那畫的好沈瓊枝道胡亂做做罷了見笑的緊須臾姚奶奶走出房門外去沈瓊枝在杜娘子面前

雙膝跪下娘子大驚扶了起來沈瓊枝便把鹽商騙他做妾他拐了東西逃走的話說了一遍而今只怕他不能忘情還要追踪而來夫人可能救我杜少卿道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个弱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但他必要追踪你這禍事不遠却也無甚大害正說着小厮進來請少卿武爺有話要說杜少卿走到河房裏只見兩个人垂着手站在槅子門口像是兩个差人少卿嚇了

一跳問道你們是那裡來的怎麽直到這裏邊來武書接應道是我叫進來的奇怪如今縣裏據着江都縣緝捕的文書在這裏拿人說他是宋鹽商家逃出來的一个妾我的眼色如何少卿道此刻都在我家我家與他拿了去就像是我家指使的傳到揚州去又像我家藏匿他他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緊這个倒有些不妥帖武正字道小弟先叫差人進來正爲此事此刻少卿兄莫若先賞差人些微銀子叫他仍舊到王

府塘去等他自已回去再做道理拿他少卿依着武書賞了差人四錢銀子差人不敢違拗去了少卿復身進去將這一番話向沈瓊枝說了娘子同姚奶奶倒吃了一驚沈瓊枝起身道這个不妨差人在那裡我便同他一路去少卿道差人我已叫他去了你且用了便飯武先生還有一首詩奉贈等他寫完當下叫娘子和姚奶奶陪着吃了飯自已走到河房裏檢了自已刻的一本詩集等着武正字寫完了詩又稱了四

兩銀子封做程儀叫小厮交與娘子送與沈瓊
枝收了沈瓊枝告辭出門上了轎一直回到手
帕巷那兩个差人已在門口攔住說道還是原
轎子抬了走還是下來同我們走進去是不必
的了沈瓊枝道你們是都堂衙門的是巡按衙
門的我又不犯法又不打欽案的官司那裡有
个攔門不許進去的理你們這般大驚小怪只
好嚇那鄉裡人說着下了轎慢慢的走了進去
兩个差人倒有些讓他沈瓊枝把詩同銀子收

在一个首飾匣子裡出來叫轎夫你抬我到縣裡去轎夫正要添錢差人忙說道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我們清早起就在杜相公家伺候了半日留你臉面等你轎子回來你就是女人難道是茶也不吃的沈瓊枝見差人想錢也只不理添了二十四个轎錢一直就抬到縣裡來差人没奈何走到宅門上回稟道拏的那个沈氏到了知縣聽說便叫帶到三堂回話帶了進來知縣看他容貌不差問道你既是女流爲甚麽不守

閨範私自逃出又偷竊了朱家的銀兩潛蹤在本縣地方做甚麽沈瓊枝道宋爲富强佔良人爲妾我父親和他涉了訟他買囑知縣將我父親斷輸了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况且我雖然不才也頗知文墨怎麽肯把一个張耳之妻去事外黃傭奴故此逃了出來這是眞的知縣道你這些事自有江都縣問你我也不管你既會文墨可能當面做詩一首沈瓊枝道請隨意命一个題原可以求敎的知縣指着堂下的槐樹

說道就以此爲題沈瓊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來又快又好知縣看了賞鑑隨叫兩个原差到他下處取了行李來當堂查點翻到他頭面盒子裡一包碎散銀子一个封袋上寫着程儀一本書一个詩卷知縣看了知道他也和本地名士倡和發了一張批備了一角關文吩咐原差道你們押送沈瓊枝到江都縣一路須要小心不許多事領了回批來繳那知縣與江都縣同年相好就密密的寫了一封書子裝

入關文內托他開釋此女斷還伊父另行擇壻此是後事不題當下沈瓊枝同兩个差人出了縣門僱轎子抬到漢西門外上了儀徵的船差人的行李放在船頭上鎖伏板下安歇沈瓊枝搭在中艙正坐下涼篷小船上又蕩了兩个堂客來搭船一同進到官艙沈瓊枝看那兩个婦人時一个二十六七的光景一个十七八歲喬素打扮做張做致的跟着一个漢子酒糟的一副面孔一頂破氊帽坎齊眉毛挑過一担行李

來也送到中艙裏兩婦人同沈瓊枝一塊兒坐
下問道姑娘是到那裡去的沈瓊枝道我是揚
州和二位想也同路中年的婦人道我們不到
揚州儀徵就上岸了過了一會船家來稱船錢
兩个差人啐了一口拏出批來道你看這是甚
麼東西我們辦公事的人不問你要貼錢就够
了還來問我們要錢船家不敢言語向別人稱
完了開船到了燕子磯一夜西南風清早到了
黃泥灘差人問沈瓊枝要錢沈瓊枝道我昨日

聽得明白你們辦公事不用船錢的差人道沈
姑娘你也太拿老了叫我們管山吃山管水吃
水都係你這一毛不拔我們喝西北風沈瓊枝
聽了說道我便不給你錢你敢怎麼樣走出船
艙跳上崖去兩隻小脚就是飛的一般竟要自
已走了去兩个差人慌忙搬了行李趕着扯他
被他一个四門斗裏打了一个仰八叉扒起來
同那个差人吵成一片吵的船家同那戴破氈
帽的漢子做好做歹雇了一乘轎子兩个差人

跟着去了那漢子帶着兩个婦人過了頭道關一直到豐家巷來覿面迎着王義安叫道細姑娘同順姑娘來了李老四也親自送了來南京水西門近來生意如何李老四道近來被淮清橋那些開三嘴行的擠壞了所以來投奔老爺王義安道這樣甚好我這里正少兩个姑娘當下帶着兩个婊子回到家裡一進門來上面三間草房都用蘆蓆隔着後面就是廚房廚房裡一个人在那裡洗手看見這兩个婊子進來歡

喜的要不的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烟花窟裡惟
憑行勢誇官筆墨叢中偏去眠花醉柳畢竟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名士愛風流帶出一分脂粉氣然絕不向綺
羅叢中細寫其柔筋脆骨也想英姿颯爽自
是作者本來面目故化作女兒身爲大千說
法耶

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

儒林外史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信息

話說兩个婊子纔進房門王義安向洗手的那个人道六老爺你請過來看看這兩位新姑娘兩个婊子擡頭看那人時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件油透的元色綢直綴腳底下穿了一雙舊尖頭靴一副大黑麻臉兩隻的溜骨碌的眼睛洗起手來自己把兩个袖子只管往上勒又不像文又不像武那六老爺從廚房裡走出來

兩个婊子上前叫聲六老爺歪着頭扭著屁股一隻手扯着衣服衿在六老爺跟前行个禮那六老爺雙手拉着道好我的乖乖姐姐你一到這裡就認得湯六老爺就是你的造化了王義安道六老爺說的是姑娘們到這里全靠六老爺照顧請六老爺坐拿茶來敬六老爺湯六老爺坐在一張板櫈上把兩个姑娘拉着一邀一个同在板櫈上坐着自已扯開褲脚子拿出那一雙黑油油的肥腿來搭在細姑娘腿上把細

姑娘雪白的手拿過來摸他的黑腿吃過了茶拿出一袋子梹榔來放在嘴裡亂嚼嚼的滓滓渣渣淌出來滿鬍子滿嘴唇左邊一擦右邊一偎都偎擦兩个姑娘的臉巴子上姑娘們拿出汗巾子來指他又奪過去擦夾肢窩王義安纔接過茶杯站着問道大老爺這些時邊上可有信來湯六老爺道怎麽没有前日還打發人來在南京做了二十首大紅緞子繡龍的旗一首大黄緞子的坐纛說是這一个月就要進京到

九月霜降祭旗萬歲爺做大將軍我家大老爺做副將軍兩人並排在一个毡條上站着磕頭磕過了頭就做總督正說着撈毛的叫了王義安出去悄悄說了一會話王義安進來道六老爺在上方纔有个外京客要來會會細姑娘看見六老爺在這裡不敢進來六老爺道這何妨請他進來不是我就同他吃酒當下王義安領了那人進來一个少年生意人那嫖客進來坐下王義安就叫他稱出幾錢銀子來買了一盤

子驢肉一盤子煎魚十來觔酒因湯六老爺是
教門人買了二三十个雞蛋煮了出來點上一
个燈掛六老爺首席那嫖客對坐六老爺叫細
姑娘同那嫖客一板櫈坐細姑娘撒嬌撒癡定
要同六老爺坐四人坐定斟上酒來六老爺要
猜拳輸家吃酒贏家唱六老爺贏了一拳自己
啞着喉嚨唱了一个寄生草便是細姑娘和那
嫖客猜細姑娘贏了六老爺叫斟上酒聽細姑
娘唱細姑娘别轉臉笑不肯唱六老爺拿快子

在桌上偎着敲細姑娘只是笑不肯唱六老爺道我這臉是簾子做的要捲上去就捲上去要放下來就放下來我要細姑娘唱一个偏要你唱王義安又走進來帮着催促細姑娘只得唱了幾句唱完王義安道王老爺來了那巡街的王把總進來見是湯六老爺纔不言語嬷子磕了頭一同入席吃酒又添了五六篩直到四更時分大老爺府裡小狗子拿着都督府的燈籠說府裏請六爺六老爺同王老爺方纔去了嫖

客進了房端水的來要水錢撈毛的來要花錢又鬧了一會婊子又通頭洗臉刷屁股比及上床已雞叫了次日六老爺絕早來說要在這裡擺酒替兩位公子餞行往南京恭喜去王義安聽見湯大老爺府裏兩位公子來喜從天降忙問六老爺是卽刻就來是晚上纔來六老爺在腰裏摸出一封低銀子稱稱五錢六分重遞與王義安叫去備一个七簋兩點的席若是辦不來再到我這裡找王義安道不敢不敢只要六

老爺別的事上多挑他姐兒們幾回就是了這一席酒我們𠢕六老爺的勞何況又是請府裏大爺二爺的六老爺道我的乖乖這就是在行的話了只要你這姐兒們有福若和大爺二爺相厚起來他府裏差甚麼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珍珠放光的是寶我們大爺二爺你只要我得着性情就是撏毛的燒火的他也大把的銀子撾出來賞你們李四在旁聽了也着寔高興吩咐已畢六老爺去了這裡七手八脚整

治酒席到下午時分六老爺同大爺二爺來頭戴恩蔭巾一个穿大紅洒線直綴一个穿藕台洒線直綴脚下粉底皂靴帶着四个小厮大清天白日提着兩對燈籠一對上寫着都督府一對寫着南京鄉試大爺二爺進來上面坐下兩个婊子雙雙磕了頭六老爺站在旁邊大爺道六哥現成板凳你坐着不是六老爺道正是要禀過大爺二爺兩个姑娘要賞他一个坐二爺道怎麽不坐叫他坐了兩个婊子輕輕試試扭

頭折頸坐在一條板櫈上拿汗巾子掩着嘴笑大爺問兩个姑娘今年尊庚六老爺代答道一位十七歲一位十九歲王義安捧上茶來兩个孃子親手接了兩杯茶拿汗巾揩乾了杯子上一轉的水漬走上去奉與大爺二爺大爺二爺接茶在手吃着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幾時恭喜起身大爺道只在明日就要走現今主考已是將到京了我們怎還不去六老爺和大爺說着話二爺趁空把細姑娘拉在一條板櫈上坐

着同他捏手捏脚親熱了一回少刻就排上酒來叫的教門厨子備的教門席都是些燕窩鴨子雞魚六老爺自己捧着酒奉大爺二爺上坐六老爺下陪兩个婊子打横那菜一椀一椀的捧上來六老爺遞手遞脚的坐在底下吃了一會酒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這一到京就要進場了初八日五更鼓先點太平府點到我們揚州府怕不要晚大爺道那里就點太平府貢院前先放三个炮把栅欄子開了又放三个炮把

大門開了又放三个炮把龍門開了共放九个大炮二爺道他這个炮還沒有我們老人家轅門的炮大大爺道略小些也差不多放過了炮至公堂上擺出香案來應天府尹大人戴着襆頭穿着蟒袍行過了禮立起身來把兩把遮陽遮着臉布政司書辦跪請三界伏魔大帝關聖帝君進場來鎮壓請周將軍進場來巡場放開遮陽大人又行過了禮布政司書辦跪請七曲文昌開化梓潼帝君進場來主試請魁星老爺

進場來放光六老爺嚇的吐舌道原來要請這些神道菩薩進來可見是件大事順姑娘道他裏頭有這些菩薩坐着虧大爺二爺好大膽還敢進去若是我們就殺了也不敢進去六老爺正色道我們大爺二爺也是天上的文曲星怎比得你姑娘們大爺道請過了文昌大人朝上又打三恭書辦就跪請各舉子的功德父母六老爺道怎的叫做功德父母二爺道功德父母是人家中過進士做過官的祖宗方才請了進

來若是那考老了的秀才和那百姓請他進來做甚麽呢大爺道每號門前還有一首紅旗底下還有一首黑旗那紅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恩鬼墩着黑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怨鬼墩着到這時候大人上了公座坐了書辦點道恩鬼進怨鬼進兩邊齊燒紙錢只見一陣陰風颯颯的响滚了進來跟着燒的紙錢滚到紅旗黑旗底下去了順姑娘道阿彌陀佛可見人要做好人到這時候就見出分曉來了六老爺道像我

們大老爺在邊上積了多少功德活了多少人命那恩鬼也不知是多少哩一枝紅旗那裏墩得下大爺道幸虧六哥不進場若是六哥要進場生生的就要給怨鬼拉了去六老爺道這是怎的大爺道像前科我宜興嚴世兄是個飽學秀才在場裏做完七篇文章高聲朗誦忽然一陣微微的風把蠟燭頭吹的亂搖掀開簾子伸進一个頭來嚴世兄定睛一看就是他相與的一个婊子嚴世兄道你已經死了怎麽來在這

裏那婊子望着他嘻嘻的笑嚴世兄急了把號板一拍那硯臺就翻過來連黑墨都倒在卷子上把卷子黑了一大塊婊子就不見了嚴世兄歎息道也是我命該如此可憐下着大雨就交了卷冒着雨出來在下處害了三天病我去看他他告訴我如此此我說你當初不知怎樣作踐了這人他所以來尋你六哥你生平作踐了多少人你說這大場進得進不得兩個姑娘拍手笑道六老爺好作踐的是

他若進場我兩

个人就是他的冤鬼吃了一會六老爺啞着喉嚨唱了一个小曲大爺二爺拍着腿也唱了一个婊子唱是不消說鬧到三更鼓打着燈籠回去了次日叫了一隻大船上南京六老爺也送上船回去了大爺二爺在船上閒談着進場的熱鬧處二爺道今年該是个甚麽表題大爺道我猜沒有別的去年老人家在貴州征服了一洞苗子一定是這个表題二爺道這表題要在貴州出大爺道如此只得求賢免錢粮兩个題

其餘沒有了一路說着就到了南京管家尤鬍子接着把行李搬到釣魚巷住下大爺二爺走進了門轉過二層廳後一个旁門進去却是三間倒坐的河廳收拾的到也清爽兩人坐定看見河對面一帶河房也有硃紅的欄干也有綠油的窗槅也有斑竹的簾子裏面都下着各處的秀才在那裡哼哼唧唧的念文章大爺二爺才住下便催着尤鬍子去買兩頂新方巾考籃句銅銚句號頂句門帘句火爐句燭臺句燭剪

句卷袋句每樣兩件趕着到鷲峯寺寫卷頭句交卷句又料理場食句月餅句蜜橙糕句蓮米句圓眼肉句人參句炒米句醬瓜句生薑句板鴨句大爺又和二爺說把貴州帶來的阿魏帶些進去恐怕在裏頭寫錯了字着急足足料理了一天纔得停妥大爺二爺又自己細細一件件的查點說道功名事大不可草草到初八早上把這兩頂舊頭巾叫兩个小子帶在頭上抱着籃子到貢院前伺候一路打從淮清橋過那

趕搶攤的擺着紅紅綠綠的封面都是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馬純上蘧駪夫選的時文一直等到晚儀徵學的秀才點完了才點他們進了頭門那兩个小厮到底不得進去大爺二爺自已抱着籃子背着行李看見兩邊蘆柴堆火光一直亮到天上大爺二爺坐在地下解懷脫腳聽見裏面高聲喊道仔細搜撿大爺二爺跟了這些人進去到二門口接卷進龍門歸號初十日出來累倒了每人吃了一隻鴨子

眠了一天三場已畢到十六日叫小厮拿了一个都督府的溷子溷了一班戲子來謝神少刻看茶的到了他是教門自己有辦席的厨子不用外僱戲班子發了箱來跟着一个拿燈籠的拿着十幾个燈籠寫着三元班隨後一个人後面帶着一个二漢手裏拿着一个拜匣到了萬處門首向管家說了傳將進去大爺打開一看原來是个手本寫着門下鮑廷璽謹具喜燭雙輝梨園一部叩賀大爺知道他是个領班子的

叫了進來鮑廷璽見過了大爺二爺說道門下在這裡領了一个小班專伺候諸位老爺昨日聽見兩位老爺要戲故此特來伺候大爺見他爲人有趣留他一同坐着吃飯過了一回戲子來了就在那河廳上面供了文昌帝君關夫子的紙馬兩人磕過頭祭獻已畢大爺二爺鮑廷璽共三人坐了一席鑼鼓响處開場唱了四齣嘗湯戲天色已晚點起十幾副明角燈來照耀的滿堂雪亮足足唱到三更鼓整本已完鮑廷

鮑道門下這幾个小孩子跑的馬到也還看得
叫他跑一齣馬替兩位老爺醒酒那小戲子一
个个戴了貂裘簪了雉羽穿極新鮮的靠子跑
上塲來串了一个五花八門大爺二爺看了大
喜鮑廷璽道兩位老爺若不見棄這孩子裏面
揀兩个留在這裡伺候大爺道他們這樣小孩
子曉得伺候甚麼東西有別的好頑的去處帶
我去走走鮑廷璽道這个容易老爺這對河就
是葛來官家他也是我掛名的徒弟那年天長

杜十七老爺在這裏湖亭大會都是考過榜上有名的老爺明日到水薇巷看着外科周先生的招牌對門一个黑搶籬裏就是他家了二爺道他家可有內眷我也一同去走走鮑廷璽道現放着偌大的十二樓二老爺為甚麼不去頑耍倒要到他家去少不得都是門下來奉陪說畢戲已完了鮑廷璽辭別去了次日大爺備了八把點銅壺兩瓶山羊血四端苗金六簍貢茶叫人挑着一直來到葛來官家敲開了門一个

大腳三帶了進去前面一進兩破三的廳上頭左邊一个門一條小巷子進去河房倒在貼後那葛來官身穿着夾紗的玉色長衫子手裡拿着燕翎扇一雙十指尖尖的手凭在欄杆上乘凉看見大爺進來說道請坐老爺是那裡來的大爺道昨日鮑師父說來官你家最好看水今日特來望望你還有幾色菲人事你權且收下家人挑了進來來官看了喜逐顏開說道怎麽領老爺這些東西忙叫大腳三收了進去你向

相公娘說擺酒出來大爺道我是教門不用大葷來官道有新買的極大的揚州螃蟹不知老爺用不用大爺道這是我們本地的東西我是最歡喜我家伯伯大老爺在高要帶了家信來想的要不的也不得一隻吃吃來官道太老爺是朝裏出仕的大爺道我家太老爺做着貴州的都督府我是回來下場的說着擺上酒來對着那河裏煙霧迷離兩岸人家都點上了燈火行船的人往來不絕這葛來官吃了幾杯酒紅

紅的臉在燈燭影裡擎着那纖纖玉手只管勸湯大爺吃酒大爺道我酒是彀了倒用杯茶罷葛來官叫那大腳三把螃蟹殼同菓碟都收了去揩了桌子拿出一把紫砂壺烹了一壺梅片茶兩人正吃到好處忽聽見門外嚷成一片葛來官走出大門只見那外科周先生紅着臉拱着肚子在那裡嚷大腳三說他倒了他家一門口的螃蟹殼子葛來官才待上前和他講說被他劈面一頓臭罵道你家住的是海市蜃樓合

該把螃蟹殼倒在你門口為甚麼送在我家來難道你上頭兩隻眼睛也撐大了彼此吵鬧還是湯家的管家勸了進去剛才坐下那尤鬍子慌忙跑了進來道小的那里不找尋大爺却在這裡大爺道你為甚事這樣慌張尤鬍子道二爺同那个姓鮑的走到東花園鷲峯寺旁邊一个人家吃茶被幾个喇子囮着把衣服都剝掉了那姓鮑的嚇的老早走了二爺關在他家不得出來急得要死那鬧壁一个賣花的姚奶奶

說是他家姑老太把住了門那里溜得脫大爺聽了慌吽在寓處取了燈籠來照着走到鷲峯寺間壁那裏幾個喇子說我們好些時没有大紅日子過了不打他的醮水還打那个湯大爺雄赳赳的分開衆人推開姚奶奶一拳打掉了門那二爺看見他哥來兩步做一步溜出來了那些喇子還待要攔住他看見大爺雄赳赳的又打着都督府的燈籠也就不敢惹他各自都散了兩人回到下處過了二十多天貢院前藍

題取進題幾去知道就要揭曉過了兩日放出榜來第兄兩个都沒中坐在下處足足氣了七八天領出落卷來湯由三本湯實三本都三篇不曾看完兩个人躁着大罵簾官主考不通正罵的興頭貴州衙門的家人到了遞上家信來兩人拆開來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桂林杏苑空成魂夢之遊虎鬬龍爭又見戰征之事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大戰　歌舞地酋長劫營

話說湯大爺湯二爺領出落卷來正在寓處看了氣惱只見家人從貴州鎮遠府來遞上家信兩人拆開同看上寫道生苗近日頗有蠢動之意爾等於發榜後無論中與不中且來鎮署要緊大爺看過向二爺道老人家叫我們到衙門裏去我們且回儀徵收拾收拾再打算長行當下喚尤鬍子叫了船算還了房錢大爺二爺坐

了轎小廝們押着行李出漢西門上船葛來官聽見買了兩隻板鴨幾樣菜食到船上送行大爺又悄悄送了他一个荷包裝着四兩銀子相別去了當晚開船次早到家大爺二爺先上岸回家纔洗了臉坐下吃茶門上人進來說六爺來了只見六老爺後面帶着一个人走了進來一見面就說道聽見我們老爺出兵征勦苗子把苗子平定了明年朝廷必定開科大爺二爺一齊中了我們老爺封了侯那一品的蔭襲料

想大爺二爺也不稀罕就求大爺賞了我等我戴了紗帽給細姑娘看看也好叫他怕我三分大爺道六哥你拏一頂紗帽單單去嚇細姑娘又不如去把這紗帽賞與王義安了二爺道你們只管說話這个人是那里來的那人上來磕頭請安懷裡拿出一封書子來遞上來六老爺道他姓臧名喚臧岐天長縣人這書是杜少卿哥寄來的說臧岐為人甚妥帖薦來給大爺二爺使喚二爺把信拆開同大爺看前頭寫着些

請問老伯安好的話後面說到臧岐一向在貴州做長隨貴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認得其人頗可以供使令等語大爺看過向二爺說道杜世兄我們也許久不會他了既是他薦來的人留下使喚便了臧四磕頭謝了下去門上人進來稟王煥棨老爺到了在廳上要會大爺道老二我同六哥吃飯你去會會他罷二爺出去會客大爺叫擺飯同六老爺吃吃着二爺送了客回來大爺問道他來說甚麼二爺道他說他東家

萬雪齋有兩船鹽也就在這兩日開江托吾們在路上照應照應二爺已一同吃飯吃完了飯六老爺道我今日且去着明日再來送行又道二爺若是得空還到細姑娘那裡瞧瞧他去我先去叫他那里等着大爺道六哥你就是個討債鬼纏死了人今日還那得工夫去看那騷婊子六老爺笑着去了次日行裏寫了一隻大江船尤鬍子臧四同幾個小厮搬行李上船門槍旗牌十分熱鬧六老爺送到王泥灘說了幾句

分別的話纔叫一个小船蕩了回去這里放炮
開船一直往上江進發這日將到大姑塘風色
大作大爺吩咐急急收了口子灣了船那江裏
白頭浪茫茫一片就如煎鹽疊雪的一般只見
兩隻大鹽船被風橫掃了抵在岸邊便有兩百
隻小撥船岸上來了兩百个兇神也似的人齊
聲叫道鹽船擱了淺了我們快幫他去起撥那
些人駕了小船跳在鹽船上不由分說把他艙
裏的子兒鹽一包一包的儘興搬到小船上那

兩百隻小船都裝滿了一个人一把槳如飛的棹起來都穿入那小港中無影無踪的去了那船上管船的舵工押船的朝奉面面相覷束手無策望見這邊船上打着貴州總鎮都督府的旗號知道是湯少爺的船都過來跪下哀求道小的們是萬老爺家兩號鹽船被這些強盜生生打劫了是二位老爺眼見的求老爺做主搭救大爺同二爺道我們同你家老爺雖是鄉親但這失賊的事該地方官管你們須是到地方

官衙門遞呈紙去朝奉們無法只得依言具了呈紙到彭澤縣去告那知縣接了呈詞即刻陞堂將舵工朝奉水手一干人等都叫進二堂問道你們鹽船爲何不開行停泊在本縣地方上是何緣故那些搶鹽的姓甚名誰平日認得不認得舵工道小的們的船被風掮到岸邊那港裡有兩百隻小船幾百个兇神硬把小的船上鹽包都搬了去了知縣聽了大怒道本縣法令嚴明地方清肅那裡有這等事分明是你這奴

才攬載了商人的鹽斤在路夥着押船的家人任意嫖賭花消沿途偷賣了借此爲由希圖抵賴你到了本縣案下還不實說麽不由分說撒下一把籤來兩邊如狼如虎的公人把舵工拖翻二十毛板打的皮開肉綻又指着押船的朝奉道你一定是知情影賴快快向我實說說着那手又去摩着籤筒可憐這朝奉是花月叢中長大的近年有了幾莖鬍子主人纔差他出來押船嬌皮嫩肉何曾見過這樣官刑今番見了

屁滚尿流憑着官叫他說甚麽就是甚麽那裡還敢頂一句當下磕頭如搗蒜只求饒命知縣又把水手們痛罵一番要將一干人寄監明日再審朝奉慌了急急叫了一个水手托他到湯少爺船上求他說人情湯大爺叫臧岐拿了帖子上來拜上知縣說萬家的家人原是自不小心失去的鹽斤也還有限老爺已經責處過管船的叫他下次小心寬恕他們罷知縣聽了這話叫臧岐原帖拜上二位少爺說曉得遵命了

又坐堂叫齊一干人等在面前說道本該將你們解回江都縣照數追賠這是本縣開恩恕你初犯扯个淡一齊趕了出來朝奉帶着舵工到湯少爺船上磕頭謝了說情的恩搶着身子回船去了次日風定開船又行了幾程大爺二爺由水登陸到了鎮遠府打發尤鬍子先往衙門通報大爺二爺隨後進署這日正陪着客請的就是鎮遠府太守這太守姓雷名驥字康錫進士出身年紀六十多歲是个老科目大興縣人

由部郎陞了出來在鎭遠有五六年苗情最爲熟習雷太守在湯鎭臺西廳上吃過了飯拿上茶來吃着談到苗子的事雷太守道我們這里生苗熟苗兩種那熟苗是最怕王法的從來也不敢多事只有生苗容易會鬧起來那大石崖金狗洞一帶的苗子尤其可惡前日長官司田德禀了上來說生員馮君瑞被金狗洞苗子別莊燕捉去不肯放還若是要他放還須送他五百兩銀子做贖身的身價大老爺你議議這件

事該怎麼一个辦法湯鎮臺道馮君瑞是我內
地生員關系朝廷體統他如何敢拏了去要想
贖身的價銀來目無王法已極此事並沒有第
二議惟有帶了兵馬到他洞裡把逆苗盡行勦
滅了捉回馮君瑞交與地方官究出起釁情由
再行治罪舍此還有別的甚麼辦法雷太守道
大老爺此議原是正辦但是何苦為了馮君瑞
一个人興師動衆愚見不如檄委田土司到洞
裡宣諭苗酋叫他好好送出馮君瑞這事也就

可以罷了湯鎮臺道太老爺你這話就差了譬如田土司到洞裡去那逆苗又把他留下要一千兩銀子取贖甚而太老爺親自去宣諭他又把太老爺留下要一萬銀子取贖這事將如何辦法況且朝廷每年費百十萬錢糧養活這些兵丁將備所司何事既然怕興師動衆不如不養活這些閑人了幾句就同雷太守說餓了雷太守道也罷我們將此事敘一个簡明的稟帖稟明上臺看上臺如何批下來我們遵照辦理

就是了當下雷太守道了多謝辭别回署去了
這里放炮封門湯鎮臺進來兩个乃郎請安叩
見了藏四也磕了頭問了些家鄉的話各自安
息過了幾日總督把禀帖批下來仰該鎮帶領
兵馬勦滅逆苗以彰法紀餘如禀速行繳這湯
鎮臺接了批禀卽刻差人把府裏兵房書辦叫
了來関在書房裡那書辦嚇了一跳不知甚麼
緣故到晚將三更時分湯鎮臺到書房裏來會
那書辦手下人都叫迴避了湯鎮臺拿出五十

兩一定大銀放在桌上說道先生你請收下我約你來不爲別的只爲買你一个字那書辦嚇的戰抖抖的說道大老爺有何吩咐處只管叫書辦怎麼樣辦書辦死也不敢受太老爺的賞湯鎮臺道不是這樣說我也不肯連累你明日上頭有行文到府裏叫我出兵時府裡知會過來你只將帶領兵馬四个字寫作多帶兵馬我這元寶送爲筆資並無別件奉托書辦應允了收了銀子放了他回去又過了幾天府裡會過

來催湯鎮臺出兵那文書上有多帶兵馬字樣那本標三營分防二協都受他調遣各路糧餉俱已齊備看看已是除夕清江銅仁兩協叅將守備稟道晦日用兵兵法所忌湯鎮臺道且不要管他運用之妙在於一心苗子們今日過年正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傳下號令遣清江叅將帶領本協人馬從小石崖穿到鼓樓坡以斷其後路遣銅仁守備帶領本協人馬從石屏山直抵九曲崗以遏其前峰湯鎮臺自領本標人

馬在野羊塘作中軍大隊調撥已定往前進發湯鎮臺道逆苗巢穴正在野羊塘我們若從大路去驚動了他他踞了碉樓以逸待勞我們倒難以刻期取勝因問臧岐道你認得可還有小路穿到他後面臧岐道小的認得從香爐崖扒過山去走鐵溪裡抄到後面可近十八里只是溪水寒冷現在有冰難走湯鎮臺道不妨號令中軍馬兵穿了油靴步兵穿了䋎子鞋一齊打從這條路上前進且說那苗酋正在洞裡聚

集衆苗子男男女女飲酒作樂過年馮君瑞本是一个奸棍又得了苗女爲妻翁婿兩个羅列着許多苗婆穿的花紅柳綠鳴鑼擊鼓演唱苗戲忽然一个小卒飛跑了來報道不好了大皇帝發兵來勦已經到了九曲崗了那苗酋嚇得魂不附體忙調兩百苗兵帶了標槍前去抵敵只見又是一个小卒没命的奔來報道鼓樓坡來了大衆的兵馬不計其數苗酋同馮君瑞正慌張着急忽聽得一聲炮響後邊山頭上火把

齊明喊殺連天從空而下那苗酋領着苗兵搶命混戰怎當得湯總鎮的兵馬長槍大戟直殺到野羊塘苗兵死傷過半苗酋同馮君瑞覓條小路逃往別的苗洞裡去了那里前軍銅仁守備後軍清江叅將都會合在野羊塘搜了巢穴將敗殘的苗子盡行殺了苗婆留在軍中執炊爨之役湯總鎮號令三軍就在野羊塘扎下營盤叅將守備都到帳房裡來賀捷湯總鎮道二位將軍且不要放心我看賊苗雖敗他已逃往

別洞必然求了救兵今夜來㓨我們的營盤不可不預爲防備因問臧岐道此處通那一洞最近臧岐道此處到豎眼洞不足三十里湯鎮臺道我有道理向參將守備道二位將軍你領了本部人馬伏於石杜橋左右這是苗賊回去必由之總路你等他回去之時聽炮響爲號伏兵齊起上前掩殺兩將聽令去了湯總鎮叫把收留的苗婆內中揀會唱歌的都梳好了椎髻穿好了苗錦赤着脚到中軍帳房裏歌舞作樂却

把兵馬將士都埋伏在山坳裡果然五更天氣苗酋率領着豎眼洞的苗兵帶了苗刀拿了標鎗悄悄渡過石柱橋望見野羊塘中軍帳裡燈燭輝煌正在歌舞一齊吶聲喊撲進帳房不想撲了一个空那些苗婆之外並不見有一个人知道是中了計急急往外跑那山坳裡伏兵齊發喊聲連天苗酋拚命的領着苗兵投石柱橋來都不防一聲炮響橋下伏兵齊出幾處夾攻趕殺前來還虧得苗子的脚底板厚不怕巉巖

荆棘就如驚猿脫兎漫山越嶺的逃散了湯總鎮得了大勝檢點這三營兩協人馬無大損傷唱着凱歌回鎮遠府雷太守接着道了恭喜問起苗酋別莊燕以及馮君瑞的下落湯總鎮道我們連贏了他幾仗他們窮蹙逃命料想這兩个已經自戕溝壑了雷太守道大勢看來自是如此，但是上頭問下來這一句話却難以登答明明像个飾詞了當下湯鎮臺不能言語回到衙門兩个少爺接着請了安却爲這件事心裡

十分躊躕一夜也不曾睡着次日將出兵得勝的情節報了上去總督那里又批下來同雷太守的所見竟是一樣專開別莊燕馮君瑞兩名要犯務須刻期拿獲解院以憑題奏等語湯鎮臺着了慌一時無法只見臧岐在旁跪下禀道生苗洞裡路經小的都認得求老爺差小的前去打探得別莊燕現在何處便好設法擒捉他了湯鎮臺大喜賞了他五十兩銀子叫他前去細細打探臧岐領了主命去了八九日回來禀

道小的直去到醫眼洞探得别莊燕因借兵刼營輸了一仗洞裡苗頭和他慪了而今又投到白蟲洞那里去小的又尋到那里打探聞得馮君瑞也在那里别莊燕只賸了家口十幾个人手下的兵馬全然沒有了又聽見他們設了一計說我們這鎮遠府裡正月十八日鍈溪裡的神道出現滿城人家家家都要閉門躱避他們打算到這一日扮做鬼怪到老爺府裡來打刼報仇老爺須是防範他爲妙湯鎮臺聽了道我

知道了又賞了臧岐羊酒叫他歇息去果然鎮遠有个風俗說正月十八日鉄溪裡龍神嫁妹子那妹子生的醜陋怕人看見差了多少的蝦兵蟹將護衛着他嫁人家都要閉了門不許出來張蒼若見偷着張看被他瞧見了就有疾風暴雨平地水深三尺把人民要淹死無數此風相傳已久到了十七日湯鎮臺將親隨兵丁叫到面前問道你們那一个認得蒲君瑞內中有一个高挑子出來跪稟道小的認得湯鎮臺道

好便叫他穿上一件長白布直裰戴上一頂紙
糊的極高的墨帽子搽上一臉的石灰妝做幽
方鬼模樣又叫家丁粧了一班牛頭馬面魔王
夜叉極猙獰的怪物吩咐兩挑子道你明日看
見馮君瑞即便捉住重重有賞布置停當傳令
管北門的天未明就開了城門那別莊燕同馮
君瑞假扮做一班賽會的各把短刀藏在身邊
半夜來到北門看見城門已開即奔到總兵衙
門馬號的墻外十幾个人各將兵器拿在手裡

扒過墻來去裡邊月色微明照着一个大空院子正不知從那里進去忽然見墻頭上伏着一个怪物手裡拿着一个糖鑼子噹噹的敲了兩下那一堵墻就像地動一般滑喇的憑空倒了下來幾十條火把齊明跳出幾十个惡鬼手拋鋼叉留客住一擁上前這別莊燕同馮君瑞着了這一嚇兩隻脚好像被釘釘住了的地方鬼走上前一鈎鐮鎗勾住馮君瑞喊道拿住馮君瑞了衆人一齊下手把十幾个人都拿了一个

也不曾溜脫拿到二堂湯鎮臺點了數次日解
到府裡雷太守聽見拿獲了賊頭和馮君瑞亦
甚是歡喜即請出王命尚方劍將別莊燕同馮
君瑞梟首示衆其餘苗子都殺了具了本奏進
京去奉上諭湯奏辦理金狗洞匪苗一案率意
輕進靡費錢糧着降三級調用以為好事貪功
者戒欽此湯鎮臺接着抄報看過歎了一口氣
部文到了新官到任送了印同兩位公子商議
收拾打點回家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將軍已去

悵大樹之飄零名士高談謀先人之窀穸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